

王/王雪松

归国5年:找准自己的位置



作者简介 王雪松,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。图片为本文作者。

栏目主持人 马臻,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。电子信箱:zhenma@fudan.edu.cn。

2013年8月末,终于暂时放下手头的各种事务,进行了回国5年后的第一次度假,到了天高地阔、凉爽宜人的青海省。只见连绵起伏的山峦、一望无际的牧场,大片大片的牦牛、绵羊点缀其间,天高地远,宁静悠然。

然而,真正带给我心灵震撼的,是位于金银滩的原子城基地。它就像是在沙漠中辗转摸索的人看到了一片绿洲,也像是一直孤寂前行的人碰到了知音,那种茅塞顿开、柳暗花明的感觉让我顿感欣慰。

金银滩不仅仅是一片美丽的草原,也不仅仅是“西部歌王”王洛滨写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这首浪漫情歌的地方,它还是40多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颗氢弹诞生的基地,是参与“两弹一星”研制工作的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、干部、工人、解放军指战员一起艰苦卓绝奋斗的地方。

单从23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看,除于敏和钱骥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外,其他21位科学家在国外留学的平均时间为7年。外界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,这些大科学家回国后在做突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高级别的待遇。但实际上邓稼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,奖金只有10元钱。看了“原子城”展示的一张张照片,才能真正理解“两弹一星”是创业者们忍受了怎样的风餐露宿、缺衣少食、高原缺氧才研发出来的。而世人所知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,大批的科研人员默默无闻,几十年间都隐姓埋名。

与这些人相比,今天我们这些“海归”

衣食无忧,有先进的科研设备,进行自己喜欢的研究,已经很好了,而所遇到的那些困难,相比之下不值一提。

我2006年在美国博士毕业,又作为博士后工作了近2年,2008年回国。当时回国的人没有现在那么多,同济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也不多。当时的情况是,想回来可以,学校要求一切从头开始,从助教做起,没有科研启动经费,也没有其他优惠条件。当时也有曾想回国的朋友,听到同济大学提供的条件就直接打了退堂鼓,劝我说:“至少得给个副教授,否则不能回去。”

出国之前想过今后或许回国工作;出国后觉得所学知识对国内非常有用。我的研究方向是交通安全,刚读博士时,该研究领域在美国已经非常“热”了,但是在中国还没有被充分重视。但到我博士毕业时,尤其是博士后工作期间,国内交通事故跳跃式增长,重大事故频发,交通安全逐渐引起重视,我觉得自己会有用武之地。

既然打定主意要回国,就没有继续在美国“恋战”的心情。当时是这样考虑的,在美国找个教职工作,不可能半途而废,做到副教授,得5年;做到正教授,前后需要10年。但这5~10年,是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期。回到国内奋斗,能给今后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,积累更多的资源。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所以,就回来了。

然后,从助教、讲师、硕士生导师、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一路摸爬滚打,现在还在向教授努力,个中曲折、苦衷,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。

这是我的情况,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可供参考。有朋友,比我多等了一两年,也就是这一两年,国内开始出台各种招揽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,职称、启动经费、团队配备等条件十分优越,所以有的晚1年回来的朋友直接评为教授,然后一路顺利。当然,再晚1年回来的朋友,条件更好,被列入各种人才计划,各方面条件和待遇更好。

朋友的经历曾经让我很不平衡,也很着急,觉得自己会被他们越落越远。个人财富和物质生活从来不被我看重,我出身农村,能够不用日日为衣食所忧、不让家人生活窘迫就行,我只是担心自己的学术研究会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而被落下。

但是在反复琢磨和衡量后,我对自己

的这条路有更深入的认识,特别是在2013年夏天参观了坐落于青海省金银滩的“原子城”基地之后,觉得豁然开朗。曾在原子城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前辈们就像精神导师,给我精神上的指引,也给我面对困难、一往无前的勇气。他们让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”有了更明确的答案。我想以自己的专业能力,为国家和社会留下一些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东西。

现在国内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浓厚,为了招揽海外留学人员出台了各种名目的人才项目,这对大家是很好的机遇。但从另一方面看,这也容易让人变得很急躁和功利。为了达到某个“人才计划”的要求,得到更优厚的待遇而撰写论文、做课题;拿到了一个“人才计划”,又想着申请另一个更高级别的“计划”,殚精竭虑地不断追逐下一个目标,并不是在一个平和的心态下,制订更有应用价值的科研目标,有步骤、有计划地推进。过分追求数量,而不是质量,虽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,但真正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却寥寥无几。这跟正常的科研目的相背离。

不仅个人,现在很多时候存在这样的问题:拍脑袋做事。一个大项目,钱多,人多,但是对项目本身的思考却常常浮于表面,切实的社会需求调查研究不深入、不细致。急功近利之下,不去真正考虑什么需要长远规划,怎么解决、怎么规划才更加科学合理。

国家在快速发展中,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遇。以我的专业交通安全为例,它是综合性、理论性、技术性、应用性很强的学科,现在社会需求很大,在政府管理部门、企业界都有很多项目机会提供。5年来,我主持、参与了很多项目,有国家级的、跨国企业的,也有地方政府的。我的科研围绕交通安全的基础理论和关键应用问题不断展开,围绕着搭建一个交通安全学术体系,不断添砖加瓦。

对于将要回国或者刚回国的朋友,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他们认真思考:是随波逐流地追名、逐利,还是利用时代给我们的机遇,国家给我们的条件,学校给我们的平台,担负起社会责任,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,帮助解决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,实现理论突破,为社会留下真正有意义的东西?

(责任编辑 陈广仁)